

凌晨2点就起床,夜里12点还在抢票 导游热翻了的一天

北京天真热,北京旅游更热。前两天,北京一名地接导游在颐和园带团游览时因中暑,经抢救无效而离世。记者跟随几名北京的导游,记录下他们在高温中奔忙的一天。



凌晨两点闹钟响了

夜还深,梦正香,闹钟响了。此时是凌晨2点多钟。地接导游赵广秋洗了把脸,打车赶往天安门广场。“早上4点40多升旗,3点多就要排队往里进。”他这半个月里已经带了七八次升旗团,隔天就要来一趟,“每天都是高温日,广场上乌泱乌泱的,全是人。”

看完升旗以后,赵广秋又给客人讲了讲周边的建筑。忙到七八点,简单吃了点早饭,就直奔故宫去接另一个团。

“相比起过去的大团来说,今年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包团要更多一些。客人会选择在网上报两三

天的当地游,这样更灵活。”赵广秋说,大团相对减少也跟订票难有关。“传统的跟团游都会提前把所有门票都订好,但今年行程里面一些热门景点没办法保证订到票。特别是故宫,真的是一票难求。”有时候,赵广秋刚带完一天的团,晚上还要去网上抢票。“如果一个团30人,只抢到25人的票,那这个团就去不了,只能第二天继续抢。”

上午9点,赵广秋终于在人海中找到了报团的客人。“上万人挤在午门的检票口。”赵广秋看到身边一个孩子体力不支,几乎倒下

去。“好多孩子平时都是在教室里坐着,突然在高温天过来旅游,身体根本吃不消。”赵广秋带着客人缓缓向前挪动,“我从2008年开始带团,经历过不少旅游旺季,可从没见过这场面,比往年的‘十一’黄金周还要恐怖。”

两个多小时后,终于进了故宫。“正赶上大中午,故宫里面没有多少能遮阳的地方,再加上四周都是宫墙,热浪不断蒸腾翻涌,在太阳底下讲三分钟,客人就扛不住了。”赵广秋觉得,如果能增加一些风扇等通风设施,游客的体验感或许会有所改善。

一个上午喝十瓶水

从早上看升旗,到中午逛故宫,赵广秋喝掉了十来瓶矿泉水,却没怎么去卫生间。“出门的时候包里还要装好多给客人用的讲解器,所以只能带两瓶水,剩下都在景区内买。”赵广秋发现,动作如果慢些,可能连水都买不到。

如今,旅游市场需求暴涨,导游一下子成了“香饽饽”。但凡有导游证的,都会被叫来救场。“12点刚带完一个团,只要在导游群里说一声‘我下团了’,不到半小

时就会有新的团找来。”赵广秋说,一些找导游救场的团,甚至能开出日薪1500元的高价,但这只是个例。大多数导游的日薪还是在五六百元左右,比起之前300元左右的日薪来说是要高出不少,但这也是拿超负荷工作换来的。

不到半个月时间,赵广秋已经又黑又瘦。“长期睡眠不足,再加上高温天暴走,很容易出现心跳加速、大脑缺氧等症状,都得拿

药顶着。像我们这些三四十岁的,会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一些身体弱一点的小姑娘,要带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

真正带团的时候,赵广秋很少感觉到累,因为要一直提着神儿,密切观察客人的身体状况,及时处理好客人的情绪。等到送走客人,他才恍然意识到自己浑身像散了架。接下来整个七八月份,都会是这种高强度,基本上一天都休息不了。

下午三点树下躲躲

下午3点,气温逼近40℃,地表温度更高。圆明园南门外,密密麻麻的游客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暴晒之下,已经经历了大半天游览的游客们,很是疲乏,步履缓慢地往前挪。人群中,能看见几个鲜艳而倔强的小旗,在精神抖擞地摇摆,那就是地接导游们。

老万一身漆黑,墨镜黑、肤色黑、衣服黑,还戴着黑色的防晒护袖。他把团里的游客全部送进了园内,自己用衣袖擦了擦汗,跑到南门外广场上的树荫底下休息。

“太热了,也太累了,但是没办法,咱就是干这份工作的。”

北京很多室外景区,缺乏遮阳设施,圆明园南门外这几棵大树,成了导游们的“好朋友”。好几个举着小旗的导游,在这里休息。“地上太烫,要不然我还能坐会儿。”老万试了试地上的温度,还是选择靠着树站会儿。干导游十几年,今年夏天是最特别的。“以往暑期也忙,但没像今年这么忙,而且这高温,我在北京这么多年也没经历过。”

和老万一身黑不同,导游小梁一身白。她把团送进园之后,也找了棵树休息。“三四天,我就得来一次。送走一批又是一批。”小梁说,今年门票难抢,圆明园算是比较好抢的,有历史感,很多外地游客喜欢。

和小梁正聊着,又一个导游带着队从大树间穿过。“嗨,这儿凉快点儿,大家集中一下,听我说。”导游把游客招呼到身边,“现在啊,12点半,哦,不对,3点半,都忙晕了……一会儿5点钟,咱们还是原地集合,去坐车,好吧。”

忙了一天导游哭了

忙完一天的活儿,夜已经很深了。导游老朱看了眼表,自言自语:“到点儿了,准备抢中国科技馆的票。”

再热、再累,老朱都可以克服,今年暑期最难的是预约门票。“我们旅行社也跟散客一样,在一个票池里抢票,大家抢不到,我们也抢不到。有些必看的景点,抢不到票,就面临退团。”

退团的情况,老朱最近已经遇到过,为了尽量避免,他发动还能坚持的导游,用能用的手机,一起抢票。“我们脑子里有一个时刻表,到哪个点,抢哪个景点的门票,脑子里的闹钟,就自己响了。”

正在踌躇满志准备抢票,老朱的电话响了,接通之后,他听到了哭声。皱着眉聊了十分钟,老

朱叹了口气:“小姑娘刚刚拿证,实在扛不住了,号啕大哭,两个月没休息一天。我只能安抚她先调整调整,想再找人没那么容易。”

这几年,很多导游转行,新导游补充少,导致今年暑期,北京旅游接待力量面临严峻考验。每一个坚持下来的导游,面对突然暴涨的需求,都需要承受身心压力。

(北京晚报)

无人驾驶汽车 在上海“上路”

无人驾驶智能网联汽车,近日正式“跑”入上海中心城区的街头。

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促进无人驾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规定》及实施细则,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可以在“车内不配备驾驶员和测试安全员”的情况下,在浦东新区行政区域内划定的路段、区域开展车内驾驶位无人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百度智行、AutoX安途、小马智行等三家企业15辆车获得浦东新区首批发放的无人驾驶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牌照。测试车辆可以不依赖驾驶员前进,并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系统可以自己作出判断。据介绍,现阶段,这些车辆不配备安全员,属于完全无人空载测试阶段,测试场景越丰富,技术迭代越快,将来“无人车”真正运营时也就越安全。

记者在金桥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内的第一批开放道路重点路段体验发现,试乘路段全长2.7公里,在小雨中用时约11分钟,较地图软件的预测更快。乘客后排上车后,只需系好安全带并点击后排屏幕上的出发按钮,即可开启行程,后排乘客还可用该屏幕实时监控车辆行驶状态。汽车缓缓启动,接近路况复杂的十字路口时,汽车不仅会识别信号灯,还会自动调整车速、变道、转弯。记者体验下来,车辆行驶时,如同有熟练的司机操作一般,礼让并线车辆后“丝滑”变道;启动和刹停也比较缓和,在遇到红灯时,车辆会离前车一两米自动停下,待路灯亮起再自动起步……整个行程过程非常“老练”。

AutoX安途副总裁林泰来说,中心城区道路人流、车流密度高,转弯的情况复杂,道路测试对无人驾驶技术的研发很有意义。根据规定,企业要从道路测试开始,逐步进入示范应用、示范运营、商业化运营阶段。小马智行公共事务副总裁王疆说,将力争在今年内实现无人驾驶智能网联汽车载人运行。

浦东新区科经委副主任李晓亮说,浦东率先通过立法形式,对交通保险、事故认定等做出明确规定,推动“未来车”驶上“法治道”。

金桥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是国内首个特大型城市中心城区自动驾驶汽车开放测试道路,首期里程29.3公里,也是目前上海风险等级最高的开放测试道路。(综合)

